

近日,一件特殊的文物正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与修复鉴定中心进行保护修复。这是一件绛红色的清代袍服,其上绣有九条五爪金龙,祥云,仙鹤,蝙蝠等纹样间饰其中。它已经在岁月沧桑中斑驳褪色,不少地方都开了线。

清代袍服并不是特别珍贵的文物,然而这件袍服因为它的主人而具有了特殊意义。它的主人是一位美国人。

这位美国人可不一般,他厘定了“化学”这一学科名词,提议设立“礼拜天”休息日,创办了山东省第一家报纸。他还是山东大学的首任“教务长”。他的名字叫赫士(Watson McMillan Hayes)。

美国人赫士为什么会来到中国?他是怎样获得那件袍服的?他又如何与中华大地结下毕生情缘?记者就此进行采访,揭开那段尘封的往事。

记者 李文璇 济南报道

“美国进士”赫士

赫士于1857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农民家庭,9岁就因南北战争失去了父亲。16岁进入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不仅研读过理化生等自然科学,还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

1882年,25岁的赫士,生命中接连发生了三件大事:他结婚了;他成为了牧师;他来到了中国。

赫士来华主要是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所办“文会馆”师资紧张的缘故,这所学校始创于1864年,起初是启蒙性质的六年制学堂,1872年“升级”为九年制“中学”,后来又向大学“转型”。1882年,狄考文向美国长老会提交了把文会馆扩建为大学的计划书,同年,长老会总部增派人手帮助办学,赫士就在此列。

之所以选中赫士,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博学多才,可堪大任。狄考文一向注重自然科学教育,此前便为文会馆配备了大量物理和化学仪器,“专业对口”的赫士,可以说是充实文会馆师资的不二人选。

事实证明,遣赫士来华是一个极为正确的决定。到中国不过数载,

赫士便掌握了汉语,担负起天文学、地质学、理财学、数学等多个学科的教学工作。考虑到国内缺少合适的教材,这位学术上的“六边形战士”先后翻译和创作了《对数表》《声学摘要》《热学摘要》《光学摘要》和《天文初阶》等著作,开中国现代自然科学之先河。

赫士在文会馆度过了整个青年时代,直至1891年,他因校长狄考文之荐转赴上海,参加自然科学相关术语的厘定和词典编纂工作。他在这个岗位上发光发热,两年后便兼任上海广学会会长、书记,因协定化学名目而声名日彰。1896年,60岁的狄考文从文会馆“退休”,他嘱咐赫士返回登州,接好自己的班。

经过三十余年的沉淀,赫士治校之下的文会馆,其发展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当时的学子如果能到文会馆求学,那是非常幸运的。在这里能看到照片、显微镜和天文望远镜(这是赫士早先从美国带来的),甚至还有电影机(它是文会馆1898年从海外购置的)。要知道,慈禧太后都是在1903年才克服心理障碍,拍下了人生里第一张照片。

不难想见,这些新鲜的舶来品会引发学生们何等浓厚的求知欲。中国电影教育开山宗师孙明经的父亲孙熹圣,就曾在文会馆学习过。

事实上,遣赫士来华是一个极为正确的决定。到中国不过数载,

赫士便掌握了汉语,担负起天文学、地质学、理财学、数学等多个学科的教学工作。考虑到国内缺少合适的教材,这位学术上的“六边形战士”先后翻译和创作了《对数表》《声学摘要》《热学摘要》《光学摘要》和《天文初阶》等著作,开中国现代自然科学之先河。

赫士在文会馆度过了整个青年时代,直至1891年,他因校长狄考文之荐转赴上海,参加自然科学相关术语的厘定和词典编纂工作。他在这个岗位上发光发热,两年后便兼任上海广学会会长、书记,因协定化学名目而声名日彰。1896年,60岁的狄考文从文会馆“退休”,他嘱咐赫士返回登州,接好自己的班。

经过三十余年的沉淀,赫士治校之下的文会馆,其发展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当时的学子如果能到文会馆求学,那是非常幸运的。在这里能看到照片、显微镜和天文望远镜(这是赫士早先从美国带来的),甚至还有电影机(它是文会馆1898年从海外购置的)。要知道,慈禧太后都是在1903年才克服心理障碍,拍下了人生里第一张照片。

不难想见,这些新鲜的舶来品会引发学生们何等浓厚的求知欲。中国电影教育开山宗师孙明经的父亲孙熹圣,就曾在文会馆学习过。

事实上,遣赫士来华是一个极为正确的决定。到中国不过数载,

赫士便掌握了汉语,担负起天文学、地质学、理财学、数学等多个学科的教学工作。考虑到国内缺少合适的教材,这位学术上的“六边形战士”先后翻译和创作了《对数表》《声学摘要》《热学摘要》《光学摘要》和《天文初阶》等著作,开中国现代自然科学之先河。

赫士在文会馆度过了整个青年时代,直至1891年,他因校长狄考文之荐转赴上海,参加自然科学相关术语的厘定和词典编纂工作。他在这个岗位上发光发热,两年后便兼任上海广学会会长、书记,因协定化学名目而声名日彰。1896年,60岁的狄考文从文会馆“退休”,他嘱咐赫士返回登州,接好自己的班。

经过三十余年的沉淀,赫士治校之下的文会馆,其发展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当时的学子如果能到文会馆求学,那是非常幸运的。在这里能看到照片、显微镜和天文望远镜(这是赫士早先从美国带来的),甚至还有电影机(它是文会馆1898年从海外购置的)。要知道,慈禧太后都是在1903年才克服心理障碍,拍下了人生里第一张照片。

不难想见,这些新鲜的舶来品会引发学生们何等浓厚的求知欲。中国电影教育开山宗师孙明经的父亲孙熹圣,就曾在文会馆学习过。

它的主人是“美国进士”，一件清代袍服



山东省文物保护与修复鉴定中心的技师们正在修复赫士袍服。 记者 李文璇 摄

统筹山东大学堂教务工作。在他看来,赫士在华活动逾20年,“品行端正,学术淹通”,而且曾在登州办理文会馆多年,足堪胜任大学堂教习一职。

事实上,山东大学堂开学后,赫士担任的不仅是“大学堂教习”,而且还是“总教习”。

“总教习”是何许职位?按照《山东大学堂章程》规定,山东大学堂的管理职责一分为三:“总办”统管学校大小事务,“总教习”负责选聘教员和核定课程,“监督”负责督访管理学生。

被称为“总教习”的赫士就相当于现在的大教学长。

因为拥有很大的办学自主权,赫士从登州来到济南时,携文会馆本校师生一道参与山东大学堂的创建。文会馆的西学教习,除思路义一人之外,更是全部随赫士前往大学堂任职。

在原“班人马”的加持下,赫士以文会馆的办学实践为蓝本,制定学堂规程,厘定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在一个月时间内就使山东大学堂具备了开堂授课的条件,创下了教育史上的“速成”奇迹。

根据章程规定,山东大学堂采用备斋、正斋、专斋分级授课,其中专斋等同于高等教育,开设了十门也就是10个专业,如中外

还是山大首任“教务长” 几多动人故事

1904年,赫士便因个人原因辞去了山东大学堂总教习的职务,并于1919年在潍坊创办了华北神学院。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华北神学院一度停课。可即便如此,赫士依然没有离开中国。1942年4月前后,年迈的赫士夫妇被日军逮捕,关入了潍县集中营。在集中营期间,日军经常供应发霉的大米,生存之艰难可想而知。后来,美日两国在国际红十字会的主持下交换俘虏,赫士本可借机返乡,但他说:“我立志献身中国的教育事业,现在年近九十,而且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不如把生还的机会让给青年人,我自愿葬身异国。”1944年,赫士病逝。

1945年8月,集中营解放,赫士的妻子返回美国。自此,那件袍服的下落便无人知晓,而它的回归,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赫士袍服的归国不无偶然,还要多亏两个“中间人”——山东神学院专职教师贺爱霞和山东大学哲社学院教授傅有德。

那是2017年1月8日,贺爱霞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查找赫士的档案,这是她撰写博士论文所需的资料。她向工作人员问询捐赠人的信息,可对方出于保护个人隐私的考虑拒绝告知。

贺爱霞无奈地想,自己可能找不到这位神秘的捐赠人了。然而峰回路转,她在继续浏览档案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信件,信封上面写着同一个地址,就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附近。

她次日就要出发去费城查阅长老会档案室,在华盛顿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一天。这么短的时间能找到人吗?贺爱霞决定碰碰运气。

当天国会图书馆档案馆闭馆后,天色已晚,异常寒冷,贺爱霞独自出发,在沿途的书店稍作逗留,购买了一张贺卡。到达目的地后,周遭寂静无声,昏暗的灯光从公寓的窗棂透出来,“我想她一定住了一位长者。”贺爱霞说。她试着叩门,可屋里的人始终没有把门打开。

贺爱霞没有就此放弃。她立在寒风里,时不时敲两下门。半小时后,门终于开了,现身门后的是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这就是赫士的孙女玛格丽特·霍利斯特。“我连忙告诉我,我来自山东,是来做赫士相关的研究的。”贺爱霞回忆说,“她说:‘我已经99岁了,我给你15分钟的时间好不好?’”

玛格丽特将贺爱霞让进屋里,颤颤巍巍地走进厨房,为她沏了一杯热茶。贺爱霞趁这个空当,迅速地在贺卡上写了几句感谢的话。二人相谈甚欢,还抱着赫士的老照片看了影。

玛格丽特告诉贺爱霞,祖父赫士的物件已全部捐赠出去,不过家里还留有一件他的旧袍子。他们一家人对这件袍子的感情很深,还穿着它拍过照,得知贺爱霞要前往费城,玛格丽特向她介绍了自己在费城生活的孙女,于是贺爱霞在费城见到了她的孙女,就此建立了与赫士家族年青一代的联系,并且通过沟通,贺爱霞也获知了玛格丽特的儿子保罗·霍利斯特的电子邮箱。

2019年,贺爱霞为完善博士论文再度赴美,9月,她专程去拜访保罗,却在他家见到了那件袍子,一问才知道,玛格丽特已于这一年的春天过世,袍子便“流转”到了保罗处。“我觉得这件袍服意义非凡,就问他是否愿意让袍服回到中国,成就一段佳话。”贺爱霞说,“保罗没有拒绝,算是给袍服的回归埋下了‘引子’。”

2022年2月,贺爱霞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遇到了山东大学哲社学院教授傅有德。

“贺博士对我说,如果山东大学对这件官服感兴趣,她愿意在保罗和山大之间牵线搭桥,促成官服回归。”傅有德回忆说,“我倍感惊喜,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件重要的文物,若能获得,不仅将丰富山大博物馆的馆藏,而且对于山东大学的校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他随即通过电话向山东大学校史办主任史永志报告了这一消息。史永志认为官服极为宝贵,希望傅有德与保罗进行沟通。

从贺爱霞处获得保罗的电邮后,傅有德于2022年2月28日致信保罗,明确表示山东大学殷切希望获得并收藏其曾外祖父的官服,无论是购买还是捐赠均可。然而,数月过去,杳无回音。

无奈之下,傅有德只好请贺爱霞致信询问。11月1日,他终于收到了保罗的回信及附寄的官服照片。

保罗解释说,自己之所以迟迟没有回复,是因为没有注意陌生人的邮件。他在信件里特别提到,官服有几处破损,不确定是否适合收藏,假如适合,他愿意将其无偿捐赠给山东大学,并承担邮寄费用。

傅有德于11月3日迅速回信,表示官服无论是否完整,都值得在山东大学博物馆保存。考虑到赫士与山东大学的渊源以及捐赠人的意愿,2024年4月3日,山东大学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关于申请授权接收赫士官服并适时划拨至山东大学博物馆的函》,希望国家文物局接受此官服,并适时将其划拨至山东大学博物馆收藏。

同年5月17日,国家文物局复函山东大学,同意接收美国公民保罗捐赠的官服,并决定将其划拨山东大学博物馆永久收藏,同时授权山东大学代表国家文物局接收这件官服。2024年6月,山东大学副校长刘建亚率团赴美,官服捐赠一事这才圆满完成。

回顾这段曲折而又美好的过程,贺爱霞感慨万分。她至今难以忘记,玛格丽特的公寓里有一口铁箱,上面盖着漂亮的布,平时充作茶几。桌上是美式餐点,桌下却是一个东方世界——打开箱门,里面满满当当都是与中国有关的物件:红包、象棋、茶碟,甚至还有舍不得丢掉的橙汁盒子。上世纪80年代,玛格丽特曾到中国登长城,这些是她带回来的纪念品。

“在赫士的后人看来,只要是来自中国的东西,就是好的,都值得珍藏。”贺爱霞说,赫士后人给她的感觉如春风化雨,“有一种中国人的温良”。

赫士袍服如何焕新生

因赫士袍服保存状况较差,今年9月17日,山东大学将其转交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进行修复。

10月22日,记者在此见到了这件袍服。只见袍服为绛红色,上面用金线绣有九条五爪金龙,祥云、仙鹤、蝙蝠、团寿等纹样间饰其中,因为时间过于久远,已经斑驳褪色,绣线脱落严重。

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赫士袍服是一件“绛色绸平金绣云纹纹蟒袍”,款式为大襟马蹄袖通身式袍,通身采用盘金绣,金线主要使用捻金线和捻银线。

这件珍贵的袍服将如何修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收到袍服以后,他们先对文物进行详细的分析检测,确定其文物材质、病害及成因,根据检测结果,选取适宜的材

料和方法对袍服进行修复,整个修复过程严格遵守文物保护修复原则。袍服绣线整体脱落严重,根据刺绣针眼痕迹,其他完整纹样,确定原绣线走向,是修复的一大难题,也是关键步骤,极其耗时。

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助理馆员韩雨表示,修复工作的另一个难点在于织补右马蹄袖,它已经朽坏得不成样子,还与袍服本体“分了家”。他们只好寻来纹路相近的布料,小心翼翼地将其染成渐变的天蓝色,来模拟马蹄袖褪色的状态,再依据“幸存”的左马蹄袖绘制出纹样,一针一线地在补料上重新刺绣上去。

“我们会在保持文物原貌的基础上,最大限度还原它的风采,团队里六个人分工协作,完成修复工作预计还要几个月”,韩雨说。

山东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杨海燕表示,赫士袍服上的五爪蟒纹在清代服饰中属于高等级纹饰,通常用在比一品官员等级还要高的亲王、郡王这两个爵级别官员的服饰上。彼时对外国人颇存戒备之心的清政府,能将如此高规格的衣服赐予赫士,可见他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何等重要的贡献。

赫士袍服对山东大学而言价值斐然,待完成修复后,我们会专门为这件纺织品文物定制展柜,一处囊匣,这是一种集文物存储与展示功能于一体的专业化设备,可优化存储环境,增强物理防护,多方面、最大程度地对文物本体进行保护。”山东大学博物馆保管研究部主任史本恒说,届时,公众将有望在山东大学博物馆见到这件漂洋过海而来的文物。

韩雨告诉记者,袍服的前襟有多处污损,可以看出在节日等吉庆场合穿过许多次。在那个动荡的、撕裂的年代,很难想象赫士穿着袍服出席重大场合、传播教育理念时,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就像难以想象他携新婚妻子跨越太平洋的万顷波涛,踏上陌生的土地时,抱有一种怎样的心志。逝者已矣,那些心事也已经隐入尘烟,可如今,这个高贵的灵魂应当感到欣慰:他曾经来过,他留下了些什么。

贺爱霞与玛格丽特(左)合影。受访者供图

■相关新闻

记者 李文璇 济南报道

齐鲁大地上有这样一所“文物医院”,你或许没有听过它的名字,但多半在博物馆里见到过从这里“重获新生”的文物,它就是山东省文物保护与修复鉴定中心。近日,赫士袍服正在这里进行修复,记者对山东省文物保护与修复鉴定中心进行了探访。

走进中心的现代化实验室,傅里叶红外显微光谱仪、扫描电镜能谱仪等“高精尖”设备整齐排列,这些“文物CT机”正为每件文物做着细致“体检”。

一旁的无机质文物保护部中,青铜镜、唐三彩的碎片正被拼接、加固;有机质文物保护部里,书画、纺织品在专业人員手中进行脱酸、修补。

据了解,中心成立十年来,已管理实施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预防性保护等项目800余个,其中“山东沂南河阳社区墓地出土纺织品保护修复项目”“长清灵岩寺彩塑罗汉像保护修复项目(一期)”先后荣获“全国十佳文物藏品修复项目”。

在文物保护一线,中心的工作人员始终与时间赛跑。据山东省文物保护与修复鉴定中心主任王斌介绍,他们正在对我省一大批重要遗址出土文物进行修复。目前已启动泰安市博物馆漆木器类文物、高密市博物馆馆藏金属文物、青岛市博物馆馆藏石佛造像须弥座、赵家徐姚墓地出土青铜器、济南市大辛庄遗址出土青铜器、山东单县博物馆馆藏古籍等多项保护修复项目。正在实施莒县小桃园出土漆木器和铜器、郛城出土彩釉、漆南章丘出土陶质文物、济南市博物馆馆藏书画、邹城李裕庵墓出土纺织品、樊家遗址出土文物、元代济南王张荣墓出土文物等保护项目。顺利完成滕州汉画像石馆馆藏金属文物、齐文化博物院藏三件一级青铜器文物、东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书画,荣成出水木船舱等本体保护修复项目以及文物保护修复工场预防性保护项目。不仅如此,他们还精心编制临沂考古出土简牍棺槨等饱水文物、青州地区出土青铜器、东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书画的保护修复方案,为2026年15个新项目埋下“伏笔”,让每一件受损文物都能得到“科学救治”。

另据介绍,2025年4月,国家文物鉴定区域中心(济南)、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山东管理处在全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揭牌。未来,中心将整合全省的文物鉴定资源,打造集文物鉴定、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

除了赫士袍服，他们还修复过哪些重要文物